

一支歌 一部剧 一本书 一首诗

重读《红色文艺轻骑兵——乌兰牧骑纪事》——乌兰牧骑纪事

张瑞坤



阿勒得尔图撰写的《红色文艺轻骑兵——乌兰牧骑纪事》一书是对乌兰牧骑60余年风雨历程的记录与书写。作者历经10余年,无数次走进乌兰牧骑,从春寒料峭到绿草如茵,从内蒙古自治区最西部阿拉善到最东部的呼伦贝尔,采访了十几支乌兰牧骑队伍、百余名乌兰牧骑新老队员,以饱满激情谱写了乌兰牧骑60余年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讲述了乌兰牧骑众多可歌可泣的生动故事。今天,当我再次打开这本沉甸甸的著作之时,一幕幕乌兰牧骑的故事再次浮现在了我的眼前。

乌兰牧骑是一支歌,用音符传递红色文艺

乌兰牧骑是一首歌,跳跃着美妙的音符,谱写着动听的赞歌。《红色文艺轻骑兵——乌兰牧骑纪事》中讲到,1957年6月18日,在灿烂阳光下、在吹拂的夏风中,两辆胶轮马车飞扬着欢声笑语驶出苏尼特右旗政府所在地温都尔庙镇,驶向茫茫草原深处,这就是刚刚成立的内蒙古第一支乌兰牧骑——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的12名队员以及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乌兰牧骑试点工作组成员、苏尼特右旗文化科干部组成的巡回演出队伍,破土而出的“红色嫩芽”将要接受人民的检验、时代的检验、历史的检验。它的舞台是草原、是嘎查、是蒙古包、甚至是牛羊圈,它的观众是农牧民,是最基层的人民群众。观众多则几十个人、少则三五个,即使只有一个观众,乌兰牧骑队员同样饱含激情地跳好每一支舞、唱好每一支歌。



乌兰牧骑是一部剧,用镜头记录广阔天地

乌兰牧骑是一部剧,全区75支队伍,3000多名队员,日常生活中到处可见这些队员为民服务的身影。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乌兰牧骑成立于1959年5月,是内蒙古自治区第二批成立的乌兰牧骑,队员由汉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等民族组成。60多年来,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乌兰牧骑始终前行在为民服务的道路上,曾先后出访泰国、俄罗斯、捷克、韩国等国家。该队长孟娜说:“习总书记的回信,不仅仅是写给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的,也是写给全区乌兰牧骑的。我们要用实际行动贯彻落实习总书记关于乌兰牧骑事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

草原上,已过大雪时节,室外寒风凛冽。但在科尔沁右翼中旗巴彥呼舒镇西日道卜嘎查活动室里,琴声悠扬,歌声嘹亮,乌兰牧骑正在西日道卜嘎查举行“送欢乐下基层”慰问演出活动。自2012年以来,科尔沁右翼中旗乌兰牧骑先后开展文艺进农村、进企业、进校园、进社区、进军营活动、“百团千场”下基层惠民演出、乌兰牧骑“草原文艺天天演”工程等系列活动,竖起了科尔沁草原上一面靓丽的红色旗帜。2018年8月,“向经典致敬”2018年中国合唱节暨首届民族乐器展演在中央音乐学院举行。现场,经典歌曲《萨日娜花开红艳艳》激情演唱,让经典重新回荡在首都的舞台上。来自库伦旗的内蒙古牧兰合唱团是内蒙古唯一参加这次展演的代表团,也是全国30支民间艺术团中唯一由农牧民组成的代表团。



(本版图片来自网络)

乌兰牧骑是一本书,书写为民巡演的荣光

乌兰牧骑是一本书,翻开这本书,乌兰牧骑队员们全国巡回演出的情景清晰地浮现在眼前。1964年12月29日,国务院副总理乌兰夫在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文艺观摩会闭幕式上讲话时说:“内蒙古乌兰牧骑代表队这次来北京演出,得到大家称赞。乌兰牧骑这个专业队伍在坚持走革命化道路,坚持劳动,同农牧民群众相结合,为农牧民群众服务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些经验,当然,他们做得还很不够,应当继续努力。”12月31日,周恩来总理邀请仍在北京演出的乌兰牧骑代表队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元旦晚会。晚会上,周恩来总理接见了乌兰牧骑全体队员。接见和座谈中,周恩来总理称赞乌兰牧骑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要求乌兰牧骑要走向全国,到全国各地去巡回演出,把乌兰牧骑精神带到全国去。

在周恩来总理的鼓励下,乌兰牧骑全国巡回演出第一队于1965年6月13日乘火车抵达福州,开启华东巡回之旅。乌兰牧骑巡回演出第二队于1965年6月11日抵达武汉。乌兰牧骑巡回演出第三队于1966年6月12日抵达银川。1965年,乌兰牧骑开展了全国巡回演出,3支乌兰牧骑代表队深入基层,服务百姓,巡回演出走遍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历时7个半月,总行程10多万公里,演出600多场,宣讲30多场,为各族人民群众送去精彩的文艺节目,增进了文化交流,促进了民族团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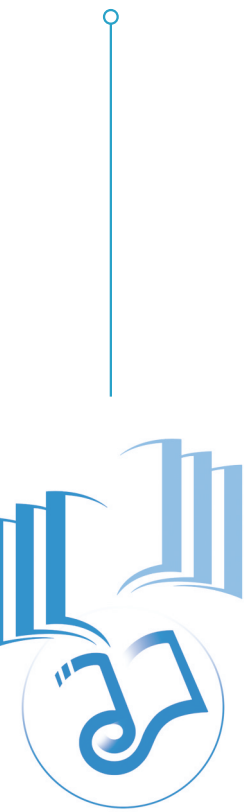
乌兰牧骑是一首诗,叙述平凡中的不平凡

乌兰牧骑是一首诗,叙写着乌兰牧骑队员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的不平凡。1992年,时任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副厅长焦雪岱率领内蒙古自治区直属乌兰牧骑前往北京参加文化部主办的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五十周年纪念活动。期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高占祥对焦雪岱说:“乌兰牧骑创建30多年了,所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历史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乌兰牧骑也应该‘花样翻新’”。如何“花样翻新”,引起焦雪岱的深深思考。思考的结果就是创办乌兰牧骑艺术节,让全国文艺界的目光再次聚焦乌兰牧骑。“乌兰牧骑艺术节”得到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布赫的认可,他说:“文化厅是有作为的。在乌兰牧骑建立35周年的时间节点上创立乌兰牧骑艺术节,既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意义,肯定能产生积极的社会反响,自治区党委、政府全力支持。”

1992年8月3日,内蒙古自治区乌兰牧骑建立三十五周年纪念大会暨首届乌兰牧骑艺术节开幕式在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礼堂隆重举行。布赫代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讲话。他要求乌兰牧骑队员“要牢固树立中心意识和服务意识,更加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进一步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创作并演出更多更好地能够反映沸腾的生活和群众的心声、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地域特点的高质量作品,努力丰富和活跃基层群众的文化生活,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

《红色文艺轻骑兵——乌兰牧骑纪事》以生动的笔触、饱满的激情谱写了乌兰牧骑几十年、几代人“迎风雪、冒寒暑,长期在戈壁、草原上辗转跋涉,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为广大农牧民送去了欢乐和文明,传递了党的声音和关怀”的生动事迹。作者阿勒得尔图在对一代代乌兰牧骑队员的书写中,提炼出乌兰牧骑精神。乌兰牧骑精神已经成为内蒙古各族人民的宝贵财富,正在激励着我们为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文中涉及文献均引自《红色文艺轻骑兵——乌兰牧骑纪事》)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各民族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同努力奋斗

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

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

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

文艺要赢得人民认可,花拳绣腿不行,投机取巧不行,沽名钓誉不行,自我炒作不行,“大花轿,人抬人”也不行

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

文艺批评就要褒优贬劣、激浊扬清,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批评家要做“刨烂苹果”的工作,“把烂的刨掉,把好的留下来吃”



称谓方式和称谓语是人际交往文化的主要内容。从表层来看,称谓语的使用是一种交际行为,或者说是一种交际技法,而从深层来看,它实际上是文化的渗透,是一种文化的选择。称谓语作为“语言徽章”,标识着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标识着人们的身份地位,反映着民族文化的特性。我国关于汉语称谓语的研究由来已久,但关注较多的是亲属称谓和社会称谓,对通称语的系统研究和称谓原则研究相对较弱。

2020年8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汉语称谓研究》一书,是内蒙古大学李树新教授在称谓研究领域持续思考、长期积累的成果,具有视野宽、系统性强、用例丰富、文化阐释深刻等特点。

《汉语称谓研究》系统地建构了一个纵贯古今的汉语称谓系统,开拓了汉语称谓研究的新领域,扩大了称谓研究的视野,丰富了汉语称谓语的研究内容。汉语称谓语按其适用范围可大体分为亲属称谓语和社交称谓语两大类。亲属称谓语的概念比较固定,其系统相对封闭,虽经历时间的演变,但格局大体未变,而社交称谓语却因社会关系的消亡或新生以及社会的发展变化而随之变化,呈现着比较复杂的局面。社交称谓语按性质又可将其分为姓名称谓、排行称谓、职衔称谓、通用称谓等等,按称谓方式还有敬谦称谓。汉语称谓语从类型和数量来说相当繁多,李树新的《汉语称谓研究》较之其他称谓研究专著,涉及范围广,将以上称谓类型都纳入了他的关注和研究范围,为我们呈现了汉语称谓语的基本面貌。

称谓语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而且是一种社会现象,其产生发展与社会文化有密切的联系。汉语称谓语所涉及的文化层面相当复杂。《汉语称谓研究》在对各类称谓语的称谓系统和称谓语进行具体描述的基础上,对各种类型的称谓语与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表义特点、产生缘由进行了挖掘和分析,这种深层次、多角度的探索与研究无疑对汉语称谓的文化渊源及文化流变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语言的本质功能在于交际。称谓语是言语交际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称谓语的选用在言语交际中有多种选择,称谓语与使用和运用这种语言的人们的社会结构方式、民族文化思维方式、民族心理特点密切相关。《汉语称谓研究》在称谓语的使用问题研究上多有新见。改革开放40余年来,随着经济生活的

大发展,社会文化的演进也从未停止,特别是近20年来,随着互联网文化、娱乐产业的快速发育,涌现出诸多新的语言现象,包括新的称谓语汇,这势必对人们的语言表达和接收、心理互动、人际关系、权力距离的界定,乃至思维方式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汉语称谓研究》提供了一种整理上述新兴语言要素的一般工具,有助于语言学者在理论 and 应用两个层面,持续汲取并整理新的语言材料,使之系统化、规范化,从与语言学紧密关联的社会学 and 心理学层面,帮助人们主动调整好自己与置身其中并与其相互作用的社会网络的关系。

《汉语称谓研究》指出,汉语有丰富多彩的称谓方式。汉语相对健全的称谓体系和数量可观的称谓语为称谓语的使用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也为语言使用者使用称谓语提供了有力保证。但真正支配和左右称谓语使用的是称谓原则。作者在书中提出汉语称谓语当今的主要原则是平等原则、敬谦原则、等差原则和情感原则,这些原则是人们选择称谓语的主要依据。作者特别强调,从称谓语的使用情况来看,言语交际中选择称谓语确实是一个难题,称谓语选择的困境与尴尬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尽管汉语称谓词数量不菲,平时却常常遇到称呼的尴尬事,特别是在公共社交场合,面对各种复杂身份、职务、职衔、头衔等,到底该如何称呼就成了问题。许多学者把这种“困境”和“尴尬”归咎于汉语称谓系统,认为这是汉语称谓的“缺环”现象,是一种结构性缺陷。作者从理论上论证了称谓的困境不等于称谓的缺环,即称谓的缺环并非称谓困境的成因。应该说,这一观点不仅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且比较新颖,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

《汉语称谓研究》提出了加强称谓交际文化研究和称谓文化建设,引导和规范称谓言语行为的观点。作者认为,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加强文化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建立起一种全新的完全平等的人际关系,逐步削弱和摆脱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冲突,这样,和谐的语言生活就会建立起来,称谓的困境可能就不再是一种困境。应该说,这一观点值得我们思考和进一步探索。



虚构的力量——《山丹之恋》读后

李悦



指引。潘瑜深知虚构是文学的特征之一。而潘瑜经过思考,找到的最利于虚构的叙述方式则是神话。他所塑造的主人公山丹受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敬重长辈,坚持正义,充满爱心。山丹和财大气粗、凶恶霸道的财主斗争,还要揭露黑狐仙的丑恶面貌;当她的恋人走向邪路,她用爱心感化恋人,让他返回正道;当土默川草原遭到魔鬼的破坏时,她团结一切力量,不顾个人安危,与魔鬼及侵略者进行斗争,保卫草原生态,维护父老乡亲的安全;当培育她成长的地球受到危害,她为了人类的发展,毅然投入太空,进行探索……山丹所承担的使命过于伟大、艰难、神圣,远不是人力所能为之,她只能羽化成仙,施展神力,那是灵与肉的升华。如此美妙的故事,只能通过虚构得来。

自然,潘瑜虚构的特点在于有传统文化和乡土文化的有力支撑,让读者在感受他的虚构时,体验到了真切、温暖的情调。当恋人拴柱“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出阎王殿”,悔恨与思念激发他唱出土默川的爬山调:“黑格印印的路来,黑格森森的”“地狱之路”绘上一道希望的曙光。

潘瑜虚构的另一特点是:从生活中选取材料,由熟悉的事物组成一座迷宫,尽管这座迷宫有些虚幻、古怪,但是最终还是让读者领悟到迷宫的寓意,也就是这本书的主题:爱故乡,爱草原,爱祖国,爱地球,爱人类,爱是终极的真实,爱给一切,而自己亦无所求。

原来虚构让读者更容易理解主题,这正是潘瑜采用神话方式的原因。有一次,罗兰·巴特问自己:“神话的特点是什么?”接着他回答道:“把一个意义转化为形式”。潘瑜把他想表达的意义,转化为神话,送给了读者。让我们又一次知道生活与见解都不是作品,因为只有远远站立与涉足其中之间的张力中,想象力才能改造二者。

